

# 蘇聯與中共遠洋海軍發展的歷史與比較觀點

翟文中

助理研究員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所

## 摘 要

蘇聯與中共均為典型的陸權國家，兩者長期以來缺乏海洋意識並無優良海軍傳統，卻在不同時期同樣地選擇發展全球性海上投射能力。冷戰時期，蘇聯建立了一支可在全球水域挑戰美國海上優勢的強大艦隊，解放軍海軍目前正循著蘇聯海軍軌跡穩定前進之中。本研究的目的係在對蘇聯與中共發展遠洋海軍的各項因素進行探討，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支持、商業需求、海上防禦、遠海活動與兵力組成等，透過比較分析從中抽離相似處做基礎，藉此對中共海軍的未來發展與可能走向進行推論。中共海軍係在蘇聯海軍的協助下成立，其戰略思維與準則發展受其影響極深，兩者屬性具類似性，採比較分析途徑得出的推論應具相當的預測性和可信度。

關鍵詞：蘇聯海軍、中共海軍、海上拒止、偵攻一體

#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USSR and PRC to Pursue Global Naval Power

Wen-Chung Cha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National Defense Resources and Industrie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 Abstract

Both USSR and PRC are traditional land power, they are lack of maritime consciousness and well naval tradition. Nevertheless, two countries are same choice to develop global maritime 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Cold War era, USSR established a strong navy fleet could challenge US maritime supremacy in global waters. Like Soviet navy, PLA Navy follows the same trajectory and steady progres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factors of USSR and PRC to develop a blue water navy, including to geographic position, political support, business requirements, costal defense, far sea activities, and force structure and so on.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n extract some similarities as a basis, we will infe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action options for PLA Navy. China Navy was established by Soviet Navy assistant in 1950 era, PLAN'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doctrine development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Soviet Navy. Due to similar attributes, comparative analysis could gain high predictable and credible arguments.

Keywords: *Soviet Navy, PLAN, Sea Denial, Reconnaissance-Strike Complex*

## 壹、前言

1970 至 80 年代，蘇聯海軍大肆擴張，不僅先進機艦數量大增，並在全球水域進行軍事活動，這對美國傳統海上優勢形成嚴重挑戰，更成為美國海軍建軍規劃與兵力整建的最大威脅。不令人意外的，1968 年 2 月，當時蘇聯海軍總司令高西可夫（S. G. Gorshkov）的肖像出現在美國時代雜誌封面，內文引述高氏的話：「蘇聯海軍的軍旗已驕傲地飄揚在全球水域，美國遲早會發現他們不再主宰海洋」。<sup>1</sup> 其後，兩國海軍展開了尖銳地競爭，直至 1990 年代蘇聯瓦解，其脆弱的經濟再也無法支援所費不貲的海軍建軍，美蘇長達二十年的海軍競爭至此劃上休止符。無獨有偶地，中共在進入 21 世紀後，在捍衛國家安全、確保主權完整與維持經濟發展的需求下，開始強化並提升海軍的裝備質量與作戰能力。2008 年 12 月迄今，中共海軍持續地派遣任務編隊至亞丁灣水域執行商船護航與打擊海盜任務，<sup>2</sup> 加上遼寧號與山東號兩艘航空母艦相繼地加入戰鬥序列，<sup>3</sup> 這種種發展均標示著中共如同蘇聯般將成為一個新興的海上強權。根據解放軍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上將的規劃，中共海軍將在 2050 年時成為一支能遂行全球作戰的遠洋海軍。<sup>4</sup>

在下文中，將採用比較觀點對蘇聯與中共何以發展遠洋海軍的相關因素進行探討。首先，在地緣政治與政經因素面向上，將對兩者在地理位置、政治支持與商業需求等領域的異同進行分析。其次，在海軍戰略

<sup>1</sup> 刊載於時代雜誌的高西可夫談話英文原文如下：“The flag of the Soviet navy now proudly flies over the oceans of the world. Sooner or later, the U.S. will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t no longer has mastery of the seas.” 參見 “Russia: Power Play on the Oceans,” *Time*, Feb 23, 1968,

<http://content.time.com/time/subscriber/article/0,33009,837933,00.html>.

<sup>2</sup> Christopher Yung and Ross Rustici, with Isaac Kardon and Joshua Wiseman, *China's Out of Area Naval Operations: Case Studies, Trajectories, Obstacle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3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5-6.

<sup>3</sup> 中國海軍發展航艦的詳細歷程及其未來面臨的挑戰，參見 Andrew S. Erickson, Abraham M. Denmark, and Gabriel Collins, “Beijing's ‘Starter Carrier’ and Future Steps: Alternatives and Implication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5, No.1, Winter 2012, pp.15-54.

<sup>4</sup>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 8 月），頁 437; 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sup>nd</sup> edition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pp.174-8, quoted in Leszek Buszynski, “Chinese Naval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Security Challenges*, Vol.8, No.2, Winter 2012, p.22.

與兵力整建面向上，將對蘇聯與中共海軍在海上防衛、遠洋作戰與兵力組成等不同領域的做法進行說明。最後，採類比方法藉對蘇聯與中國發展遠洋海軍比較分析獲得的論點做基礎，從而對中國海軍的未來發展與可能走向做出粗略性判斷。由於中國海軍建立初期得到蘇聯海軍大力協助，在人員訓練、準則制定、裝備建設與戰略規劃等領域受到蘇聯海軍相當程度地影響。由於雙方的屬性具很大的類似性，採此途徑做出的研判應有相當高的預測性和可信度。

## 貳、地緣政治與政經因素

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係以地理因素做為基礎，從而對人類的經濟、社會、軍事與政治等議題進行探討與分析的一個學門。美國海軍上校馬漢（Alfred T. Mahan）提出的海權論，<sup>5</sup>係地緣政治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分枝。馬漢在其經典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中明白地揭示：「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係影響國家海權發展的重要因素，亦對海軍的活動形成相當程度地影響」。<sup>6</sup>因此，在這個章節中，作者將地緣政治簡約成為地理環境一項因素，並與影響海軍發展的政治與經濟因素一併納入討論。<sup>7</sup>

### 一、地理位置

蘇聯的領土橫跨歐亞大陸，不僅陸地面積廣大，同時擁有綿長的海岸線，惟這些海岸多位於北冰洋，除莫曼斯克（Murmansk）為不凍港外，其餘港口每年都有數月的冰封期。蘇聯在北冰洋外的其他海岸線亦位處各大洋的內海，必須經過海峽與扼制點（chokepoint）方能進入開闊大洋，這種海洋地理缺陷驅使蘇聯不斷地擴張尋求不凍港，<sup>8</sup>亦成為

<sup>5</sup> “Geopolitics,”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politics>.

<sup>6</sup>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8), pp.28-35.

<sup>7</sup> 馬漢的海權論提及了六大要素：地理位置、自然環境、領土範圍、人口數量、民族性格與政府政策。作者將前三者簡約成為地理位置一項因素，人口數量與民族性格對蘇聯與中國發展遠洋海軍的影響微乎其微，由於兩者皆係極權國家，政府政策就成為分析此議題時一項不可輕忽的關鍵因素。綜觀整個海權史的發展，建立海軍與商業發展存有密不可分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遂將地理位置、政治支持與商業需求做為探討蘇聯與中國發展遠洋海軍異同點的三項因素。

<sup>8</sup> William C. Green, “The Historic Russian Drive for a Warm Water Port: Anatomy of a Geopolitical Myth,”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46, No.2, Spring 1993, pp.80-102.

其發展遠洋海軍的一項制約性因素。蘇聯擁有四支艦隊：北方艦隊、波羅的海艦隊、黑海艦隊與太平洋艦隊。北方艦隊的軍艦須通過北角（North Cape）與格林蘭—冰島—英國缺口（Greenland - Iceland - U.K. Gap）始能進入大西洋；波羅的海艦隊的軍艦須經丹麥海峽（Danish Strait）進入北海；黑海艦隊的艦船須通過土耳其海峽進入地中海；太平洋艦隊的艦船必須通過朝鮮海峽、津輕海峽或宗谷海峽始能進入太平洋。<sup>9</sup> 在這種情況下，當蘇聯海軍進行遠洋部署必須經過此等狹窄水域時，其行蹤極易為敵方機艦察覺，戰時這些水域更可能成為敵方水雷或潛艦封鎖的主要目標，使蘇聯海軍的軍事部署暴露於高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風險之中。

中共大部份領土多位於溫帶與亞熱帶，故其海軍基地並無冬季冰封過長的問題，不致對其海上演訓與艦隊部署形成太大的影響。就海洋地理環境言，中共和蘇聯極其類似，同為半封閉性海洋地理屬性。中共所屬的渤海、黃海、東海與南海四個水域，除渤海為其內海外，其他三個海域均與他國共有且未與大洋直接相連。日本、琉球、台灣與菲律賓構成的太平洋第一島鏈，阻斷了中共海域向太平洋方向的延伸。<sup>10</sup>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海軍艦艇必須穿過日本與琉球間的諸海峽（大隅海峽，宮古海峽或石垣海峽等）與台灣和菲律賓間的巴士海峽始能進入西太平洋。再者，當中共海軍若需前往印度洋水域時，首先須通過主權爭議日熾的南海水域，接著再穿越巽他海峽（Sunda Strait）或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方能抵達。這項地緣劣勢使中共海軍必須在戰時能有效地控制這些水域，否則將無法成為一支真正的遠洋海軍。<sup>11</sup> 此外，中共與他國共有近海水域的地理現實，使其面對著諸多的海洋權益挑戰，包括台灣、釣魚台與南中國海問題等等。相反地，蘇聯除與日本存有北方四島歸屬爭議外，並無攸關重大戰略利益的海洋權益問題。

---

<sup>9</sup> Brian Needham,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to Soviet Maritime Power* (Newport, Rhode Island: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1989), pp.13-30.

<sup>10</sup> 顧立民，〈中國海洋地緣戰略與石油安全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3期，2009年7月，頁81至83。

<sup>11</sup> 王俊評，〈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1卷第1期，2010年1月，頁154。

## 二、政治支持

蘇聯係一傳統陸權國家，在其國家決策階層的認知中，一支強大的陸軍方能為國家與軍事安全提供確切的保障。由於海軍遭政軍高層的長期漠視，蘇聯海軍的角色一直都是防禦性的，其在戰略計畫與戰役執行皆從屬於陸軍，它的主要任務係用來支援陸地作戰並執行海岸防禦。史達林執政時，蘇聯政府兩度開啟大規模造艦計畫，意欲建立一支遠洋海軍，最後卻因德軍入侵與史氏身故等原因戛然喊停無以為繼。<sup>12</sup>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使蘇聯領導者深切地體悟到，其必須擁有核子與傳統軍力方能成為一個超級強權。1958年的黎巴嫩危機，蘇聯在缺乏海軍兵力介入的情況下，領導階層改變了傳統的思維，決定著手建立一支能挑戰美國海洋優勢的遠洋艦隊。<sup>13</sup>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對成長中的蘇聯海軍無疑地是一大挫敗，然而卻為其現代化進程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到了1980年代蘇聯海軍已能在全球水域隨心所欲地進行兵力投射。<sup>14</sup>此外，在蘇聯採行的第三世界外交政策中，包括了運用海外部署對外交利益提供必要的支援，這項政策使蘇聯海軍承平時期的任務擴大到國際義務與軍事協助等領域，亦促使蘇聯海軍由近岸海軍蛻變成為遠洋海軍。<sup>15</sup>

中共發展遠洋海軍在政治方面的動力，來自於中共政軍領導階層對近代屈辱歷史的直觀式判斷。1842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共面對日本與西方國家接踵而來的海上入侵，軍事與外交上的挫敗，最後成為次殖民地並被冠上「東亞病夫」的稱號。他們認為中共百年來國家地位淪陷的主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支強大的海軍。1993年中國商船「銀河號」遭美軍艦監視與登臨的難堪經驗，促使中共高層加速人民解放軍

---

<sup>12</sup> 1938年，蘇聯開始進行主力艦的建造計畫，由於德軍入侵遂將計畫取消。1950年，史達林重新開啟了新一輪的造艦計畫，卻在1953年時叫停。Brian Needham, op. cit., p.3, and Willard C. Frank, Jr., "Stalin's Ocean-Going Fleet: Soviet Naval Strategy and Shipbuilding Programmes, 1935-1953," Book Review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6, No.3, Summer 2003, pp.169-171; George E. Hudson, "Soviet Naval Doctrine Under Lenin and Stalin," *Soviet Studies*, Vol.XXVIII, No.I, January 1976, pp.58 and 64.

<sup>13</sup> Levi W. Beaird, *Soviet Naval Strategy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Naval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U.S. Naval Strategy*, Master Thesis (Monterey, California: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September 2019), p.16.

<sup>14</sup> Brian Needham, op. cit., p.1.

<sup>15</sup> Ibid., p.3.

海軍的裝備建設，<sup>16</sup>亦為北斗導航衛星的研發埋下了伏筆。<sup>17</sup>對中共海軍而言，1996年的台海危機就是1962年古巴危機的翻版，危機過後發展遠洋海軍已成為中共決策階層的共識，反對或質疑此種論點的聲浪至此煙消雲散。<sup>18</sup>2013年，習近平在前濟南軍區會議上曾經提及，解放軍要捨棄大陸軍主義。<sup>19</sup>2017年1月，袁譽柏出任南部戰區司令員，成為首位擔任戰區司令員的海軍將領。<sup>20</sup>此外，中共海軍近年來兩艘航艦與為數眾多的大型水面軍艦陸續成軍，種種跡象顯示中共高層對海軍建軍的支持倍於往昔，這為中共海軍走向遠洋提供了最為有力的保障。

### 三、商業需求

馬漢認為海權的重要性來自於經濟的需要<sup>21</sup>，證諸海軍歷史這個推論可說相當中肯。過去，荷蘭、西班牙與不列顛諸國為了獲得國際貿易衍生而來的經濟利益，才投入巨額資金用以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蘇聯發展海權與其商業利益並無太大的關連，這可視為馬漢海權論的一個極特殊反例。冷戰期間，除軍事領域的競爭外，美國在經濟領域亦對蘇聯進行了密不透風的圍堵政策，相關舉措包括了貿易管制、經濟制裁、聯盟對抗（即馬歇爾計畫）和高技術管制等等。此外，蘇聯為了抗

<sup>16</sup> Kai He, *Decision Making During Crises: Prospect Theory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Crisis Behavior after the Cold War*, EAI Fellows Program Working Paper No.33 (Seoul, ROK: The East Asia Institute, 2012), pp.18-23. 當年負責處理「銀河號」事件的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沙祖康事後感慨地說：「我們國家一定要擁有強大的海軍和空軍，這樣我們的和平發展才有保障，才能更好地維護我們海上自由航行的權利。」；杉石石，〈美國當年武力威脅，逼停我「銀河號」貨輪，搜查未果拒道歉拒賠償〉，《古詩詞庫》，2021年5月1日，<https://www.gushiciku.cn/dl/0giEc/zh-tw>。

<sup>17</sup> 時青昊，〈中國為什麼要建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中國新聞網》，2020年10月12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10-12/9310486.shtml>。

<sup>18</sup> Douglas Porch,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6: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2, No.3, Summer 1999, pp.32-36.

<sup>19</sup> 習近平，〈深入貫徹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努力建設全面過硬戰略預備力量〉，蒐錄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習近平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選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頁207，引自杉浦康之，〈習近平時期之解放軍改革及其海軍之區域與世界擴張〉，《歐亞研究》，第七期，2019年4月，頁53。

<sup>20</sup> 郭媛丹，〈袁譽柏任南部戰區司令，打破陸軍大一統〉，《環球網》，2017年1月22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ZWT9>。

<sup>21</sup> John B. Hattendorf, ed., *Mahan on Naval Strategy: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hayer Maha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quoted in David C. Gompert, *Sea Power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3), p.21.

衡美國，與東歐附庸國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t, Comecon），這是一個極度封閉的計畫性經濟組織。在這兩項因素的作用下，蘇聯斷絕了其與世界經濟體系的連結，無法由國外引進新科技用於提升軍事能力。整個美蘇冷戰期間，蘇聯對外貿易額在世界外貿總額的比重約在 2.6% 至 4.2% 間，1980 年代對外貿易出口佔 GNP 的比重為 7.7%，這個數值和全球均值的 21.8% 相比顯然低出許多。<sup>22</sup> 就此觀之，蘇聯發展遠洋海軍殊少商業利益考量，最大推力應是來自於美蘇對抗的意識型態。

不同於蘇聯海軍發展的軌跡，中共建立遠洋艦隊與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甚至可視為是最重要的因素。1980 年代，中共採行改革開放政策，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sup>23</sup> 此後中共正式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對外貿易金額不斷成長。2009 年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sup>24</sup> 即以 2001 至 2020 年為例，中共對外貿易額佔世界外貿總額的比例，由 4.02% 上升至 12.93%。近年來，中共因為 GNP 總額大幅成長與擴大內需的雙重影響，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雖由峰值時的 64.4% 向下滑落，但近十年來仍保持在 30% 以上的水準，顯示中共經濟的對外開放程度依舊維持穩定。<sup>25</sup> 此外，中共在 1993 年由石油淨出口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sup>26</sup> 2017 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淨石油進口國。<sup>27</sup> 中共蓬勃發展的對外貿易與海外原油的安全輸入，均需一支強大的海軍用以確保海上交通線的安全，這種需求符合馬漢的推論與西方海洋強國的發展軌跡。

---

<sup>22</sup> 葉楨，〈以史為鑑，冷戰時期的大國經濟博弈〉，《新浪財經》，2018 年 10 月 19 日，<https://finance.sina.cn/china/cjpl/2018-10-19/detail-ifxeuwws5864890.d.html>。

<sup>23</sup> “China and the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ember Informa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countries\\_e/china\\_e.htm](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countries_e/china_e.htm)

<sup>24</sup> 中華民國財政部，〈世界各主要國家貿易值排名〉，<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278?cntId=57465>。

<sup>25</sup> 前瞻產業研究院，《2020 年中國對外貿易全景分析報告》（北京：前瞻產業研究院，2021 年），頁 9 至 10，[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102261465749115\\_1.pdf?1614362668000.pdf](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102261465749115_1.pdf?1614362668000.pdf)。

<sup>26</sup> 李昕，〈1949 年以來中國石油進出口地位演變〉，《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第 16 卷第 1 期，2014 年 1 月，頁 1 至 6；Guy C. K. Leung, Raymond Li, and Melissa Low, “Transitions in China’s Oil Economy, 1990-201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1, 52, No.4, p.483.

<sup>27</sup> “China’s crude oil imports surpassed 10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2019”,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43216>.

## 參、海軍戰略與兵力整建

海軍戰略是國家軍事戰略的海洋部份，其目的在將海軍思想組織成一個完整的觀念，藉此用以指導海軍建軍備戰與動員整備，並對基地與海軍兵力作適切之部署，用以達成海軍全般任務。因此，在這個章節中，將從海上防衛、遠洋活動與兵力組成三個部份，對蘇聯與中共海軍在這些領域的異同之處進行探討，這有助我們在其後章節中以歷史類比途徑對中共海軍未來發展進行預判。

### 一、海上防衛

冷戰期間，蘇聯建造了數量驚人的海軍艦艇，並在全球各個水域挑戰美國的海洋優勢。即令如此，蘇聯海軍卻採取戰略守勢的做法，將海岸至離岸 2,000 公里間的水域劃分為三個「防衛區域」（Zones of Defense）做為作戰水域，這三個水域留有間隔且大致平行，蘇聯海軍則在各「防衛區域」內依地理特性採取不同的戰術計畫以及部署不同的武器系統。西方國家將蘇聯的總體海軍戰略定義為「海上拒止」（sea denial），這可視為陸軍縱深防禦在海軍海上作戰的運用，係一種線性與「非制海」的海軍作戰思維<sup>28</sup>。蘇聯採取此防衛構想的主因，係其海上兵力無法藉由制海權的取得執行基地防禦。取而代之的，則是藉由陸基兵力來強化海軍的基地防禦力量。<sup>29</sup>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即使建立了一支全球性的遠洋海軍，卻沒能像美國一樣發展出攻勢性海洋戰略。換言之，蘇聯的海上防衛係典型陸權戰略文化的反射——著重的係防禦來自海上的攻擊，而非運用海洋作為攻擊敵方的跳板。<sup>30</sup>

1980 年代中期，中共海軍開始以積極防禦準則搭配「近海防禦」戰略時，蘇聯海軍的防禦區域概念就被引進並成為其海上防禦的重要組成。<sup>31</sup> 中共海軍將此兩者融合，發展出稱為「海上多層縱深防禦」的防

<sup>28</sup> Ryan Clarke,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The Myth of the PLAN's Frontline Statu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August 2010), pp.32-33;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oviet Naval Strategy and Programs through the 1990s*,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11-15-82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arch 1983), p.5. 引自李永悌譯，《亞洲怒海戰略》（台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15 年 12 月），頁 8 至 9。

<sup>29</sup> 王俊評，前引文，頁 149 至 153。

<sup>30</sup> Ryan Clarke, *op. cit.*, p.34.

<sup>31</sup> 王俊評，前引文，頁 149 至 150。

禦作為，其係將海上防禦帶由近至遠分為三層，在各防禦帶內再依執行任務的不同部署飛機，軍艦與潛艦等不同型式的載台。<sup>32</sup> 比較兩者後可發現，除了蘇聯的陸基戰機與轟炸機在防禦任務中角色較為吃重外，兩者幾乎沒有什麼重大差別。其後，中共海軍的軍力大幅地提升，並改以「島鏈」來對海上防禦的距離進行定義，<sup>33</sup> 但這仍未脫離其長期以來持有的海上縱深防禦觀念。根據美國退役海軍上校柯爾 (Bernard Cole) 的估算，中共沿海至第二島鏈的洋面距離約 1,800 哩<sup>34</sup>，此距離與蘇聯海軍設定的防衛區域縱深相當地接近。劉華清雖將第一、二島鏈視為中共海軍意欲克服的地理障礙，卻非將海軍的行動限制在島鏈之內。<sup>35</sup> 在可預見未來，伴隨著中共海軍攻船彈道飛彈的射程增長，其海上防禦範圍亦將相應地向外延伸，並在國家安全需要與海上能力許可情況下自由地進出島鏈進行活動。

## 二、遠海活動

1964 年，蘇聯海軍在地中海成立第五作戰支隊 (Operation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Navy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這支海軍部隊的任務係在地中海水域獵殺並摧毀美國海軍的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同時執行海軍外交 (naval diplomacy) 任務。這是蘇聯海軍首次進行的常駐性前進部署<sup>36</sup>，此舉揭開美蘇兩國海軍全球對抗的序幕。其後，蘇聯在國家安全與軍事需求的雙重考量下，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

---

<sup>32</sup> 「海上多層縱深防禦」：第一層防禦帶指海岸至外海 50 哩內的水域，此區由雷達、飛彈與飛彈快艇以及砲艇等大型海岸巡邏艇擔任防衛。此際，佈設水雷及清除布放水雷甚為重要。第二層防禦帶為 50 至 300 哩的水域，該區域由多用途的飛彈護衛艦與飛彈巡防艦擔任防衛，此際艦載直升機和綜合能力較重要。第三層防禦帶係連結朝鮮半島—琉球群島—南洋群島的水域，此防衛帶的海域係由配備先進飛彈與魚雷的潛艦、海上攻擊機進行防衛，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規模雖小，但因能於遠處突破包圍，因此價值備受注目。參閱陳永康與翟文中，〈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40 卷第 9 期，1997 年 9 月，頁 13 至 20。

<sup>33</sup> Ryan Clarke, op. cit., pp.32-33.

<sup>34</sup> Bernard D. Cole, "The PLA Navy and 'Active Defense'," in Stephen J. Flanagan and Michael E. Marti,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30.

<sup>35</sup> Captain Bernard D. Cole, US Navy (Retired), 'Drawing Lines at sea', Proceedings, US Naval Institute, November 2011, pp. 48-51.

<sup>36</sup>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ospects for Soviet Naval Access to Mediterranean Shore Facilities*, NIO IIM 76-035, 2 August 1976, p.3.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681968.pdf](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681968.pdf); "Mediterranean Eskadra,"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s://nuke.fas.org/guide/russia/agency/mf-med.htm>.

地中海與加勒比海等水域，均派出軍艦進行兵力展示或特定任務。<sup>37</sup>除在全球水域進行部署，蘇聯海軍亦在不同水域同步地進行軍事演習：例如北方68演習（SEVER 68）、海洋70（OKEAN 70）和海洋75（OKEAN 75）演習。這些演習的水域範圍不斷地擴大，由最初的北海、大西洋與巴倫支海向外延伸，最遠時甚至鄰近加勒比海，幾乎涵蓋全球各個重要的水域。參演兵力來自四大艦隊與地中海支隊，演習科目包括了海洋偵察、反潛作戰、兩棲登陸與攻擊美國航空母艦等等。<sup>38</sup>1985年與1987年，蘇聯海軍分別執行代號「艾波行動」（Operation Aport）與「阿崔納行動」（Operation Atrina）的兩項演習，將數艘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同時部署於鄰近美國本土海岸的大西洋水域，對美國海軍核子動力攻擊潛艦與彈道飛彈潛艦進行追蹤與獵殺操演。<sup>39</sup>這些事實實在彰顯了蘇聯海軍具有的全球性，其不僅能於全球各水域活動，同時亦具在各水域進行戰鬥的能力。

2009年起，中共海軍開始在亞丁灣執行護航與打擊海盜任務，部分軍事專家與研究者認為，這項行動標示著人民解放軍海軍已具遠距兵力投射能力。<sup>40</sup>這種推論實際有欠周延，除前揭的例行性護航任務外，中共軍艦的航跡早已出現在地中海、白令海與波羅的海等水域，但是離長期駐留此水域並發起軍事行動實有很大一段差距。<sup>41</sup>中共目前最迫切

<sup>37</sup> Levi W. Beard, *op. cit.*, p.22-24. 根據高西可夫觀點，蘇聯海軍全球部署理由如下：(1) 大西洋是航線與國際貿易的重要通道，切斷此通道可以破壞美國與歐洲的經濟連結，亦可中斷美國對北約的軍事增援，同時使美國的東海岸暴露在核子威脅之下；(2) 太平洋是美國與其盟國的重要經濟通道，蘇聯太平洋海岸更是其核子飛彈、航空工業以及國防工業的重要中心，部署海軍兵力可用以切斷美國與東亞間的經濟連結，並對其工業中心提供必要的防護；(3) 印度洋可進入阿拉伯灣的重要原油生產國，控制此水域可切斷西方世界的原油供給，控制了曼德海峽（Bab el Mandeb）與荷姆茲（Strait of Hormuz）後，可對進出紅海、地中海與阿拉伯灣的船舶形成制約；(4) 北冰洋是蘇聯傳統勢力海域，取得此水域的控制可對其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的棲堡水域提供強力防護；(5) 地中海連接蘇伊士運河與土耳其海峽，控制此水域蘇聯海軍可自由地進出紅海與黑海；(6) 加勒比海鄰近古巴與巴拿馬運河，控制此水域後可在相對近距離對美國本土發起打擊。

<sup>38</sup> Donald C. Daniel, "Trends and Patterns in Major Soviet Naval Exercis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30, No.4, Spring 1978, pp.34-41.

<sup>39</sup> "GIUK gap,"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UK\\_gap](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UK_gap).

<sup>40</sup> Willy Lam, "China Flaunts Growing Naval Capabilities," *China Brief*, Vol, IX, Issue1, January 12, 2009, p.3.

<sup>41</sup> 〈中國軍艦首次在波羅的海演習〉，《BBC NEWS》，2017年7月2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0690351>；〈白令海出現5艘中國軍艦白宮稱無威脅〉，《BBC NEWS》，2015年9月2日，

的安全問題存在其周邊地區，而且中共缺乏全球安全承諾以及重大海外利益，這兩點係支持一個國家進行全球海軍展示或進行前進部署的重要考量。尤其重要的，中共進行遠洋海軍兵力展示有可能削弱其過去在國際事務上採取「中立」作法的既有政策。<sup>42</sup> 在可預見未來，印度洋水域係中共海軍遠洋部署的重心，其目的係在保護原油進口安全，政治與軍事目的反而居於次要地位。中共「珍珠鏈計畫」與習近平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未來中共可透過租賃濱印度洋國家港口做為其遠洋艦隊在此水域的補給站。<sup>43</sup> 更確切地說，中共海軍若要成為一支藍水海軍，須如美國與蘇聯海軍般，有效地建立支援其遠洋活動的全球基地網與補給站。<sup>44</sup> 就此觀之，中共目前擁有的海外基地與租賃港口，尚不足以提供其遠洋海軍部署所需的作戰整備與後勤維修支援。

### 三、兵力組成

赫魯雪夫執政時期，蘇聯將全部心力放在與美國進行核子大戰，他否定建造大型水面艦艇的必要性，並認為海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作為彈道飛彈的機動載台，因此蘇聯海軍將大部份的資源投入各型核子動力攻擊潛艦與彈道飛彈潛艦的建造。<sup>45</sup> 其後，在高西可夫的主導下，矯正這種偏頗的建軍政策，蘇聯海軍得以在水面、空中與水下各領域平衡發展，成為一支能在全球水域挑戰美國海軍的「均衡艦隊」（balance fleet）。相當特別地，蘇聯海軍雖然建立了一支規模超越美國海軍的水下艦隊，但並未積極地籌建航空母艦兵力，可能原因應源自於對未來作戰任務的預想。蘇聯海軍戰時任務有二：進行全面核戰與摧毀美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2\\_us\\_china\\_navy](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2_us_china_navy)；〈中俄地中海軍演 11 日啟動兩國均派出主力艦艇〉，《新華網》，2015 年 5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11/c\\_127784630.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11/c_127784630.htm)。

<sup>42</sup> Ryan Clarke, op. cit., p.43.

<sup>43</sup> 楊永明，〈中國「珍珠鏈戰略計畫」：租供港口是為了包圍印度？〉，《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18 年 8 月 12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1529>。

<sup>44</sup> 冷戰期間，蘇聯海軍進入大洋前須經過許多海峽與扼制點，為了降低這些海洋地理缺陷在戰時帶來的高毀損性，蘇聯海軍在海外取得了許多基地，這些基地位於越南、古巴、利比亞、安哥拉、南葉門與衣索匹亞。由於這些基地多在低度開發國家，祇具極有限的修理能力，且與蘇聯間的連結並非十分緊密。因此，蘇聯最後失去了原本在索馬利亞與埃及亞力山大（Alexandria）的海軍基地。參見 Brian Needham, op. cit., p.31.

<sup>45</sup> Geoffrey Jukes,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Strategic Thinking Since 1945*, Canberra Papers on Strategy and Defence, No.14 (Port Melbourne, Australia: RIAL PRINT PYT LDT, 1972), pp.13-24.

國海軍航艦戰鬥群。為了因應前項任務，蘇聯建造了有史以來噸位最大的「颱風級」(Typhoon class)潛艦，此級潛艦配置了 20 枚 SS-N-22 洲際彈道飛彈(射程 8,300 公里)，每枚飛彈至多可攜行 10 個「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 MIRV)，具有巨大的核打擊力。<sup>46</sup> 為了打擊美海軍航艦戰鬥群，蘇聯海軍將數量龐大的攻船飛彈部署在潛艦與水面艦上，例如「基洛夫級」(Kirov)戰鬥巡洋艦配置了 20 枚 SS-N-19 攻船飛彈(作戰距離 625 公里)；<sup>47</sup>「奧斯卡級」(Oscar)巡弋飛彈潛艦則配備 24 枚 SS-N-19 攻船飛彈。<sup>48</sup> 這種特殊兵力組成係蘇聯海軍缺乏海洋戰區制空能力的具體反映，其祇能藉由遠距外對美海軍航艦發起打擊，用以扭轉其在水面作戰上的劣勢。

中共海軍建立初期，係以「空、潛、快」作為建軍指導與兵力架構，其目的在建立一支由陸基飛機、潛艦與近岸巡邏艇組成的輕快兵力，用以遂行「近岸防禦」任務。其後，中共海軍戰略由「近岸防禦」向「近海防禦」進行移轉時，其兵力發展亦同步地改為「核子化、大型化、電子化、飛彈化」。<sup>49</sup> 在此方針指導之下，中共海軍近期建造的艦艇，其排水量較過去同型艦大幅地增加，例如 052D 與 055 型驅逐艦等等。相較蘇聯海軍，中共海軍投入了巨大資源用以發展航空母艦與兩棲突擊艦，這種發展顯示中共預想未來會有海外兵力投射需要，同時在海洋權益爭執時能夠派出兩棲部隊以為因應。航艦與艦載機的投資極為可觀，其中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將會影響整個航艦戰鬥群戰力的發揚。若需進行全球性的海軍部署，中共在海外基地有限情況下，需要建造核子動力航空母艦以為因應，否則海外駐留時間有限，戰略價值亦將大打折扣。當前中共海軍的潛艦現代化計畫持續地開展，未來數量上將會超過美國，為了有效抗衡美軍，其新建潛艦必須在匿跡科技、靜音推進與海洋環境覺知 (maritime environment awareness) 等領域獲得突破性進展，

<sup>46</sup> “Typhoon-class submarine,”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yphoon-class\\_submarine](https://en.wikipedia.org/wiki/Typhoon-class_submarine).

<sup>47</sup> “Kirov-class battlecruiser,”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rov-class\\_battlecruis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rov-class_battlecruiser).

<sup>48</sup> “Project 949 Granit/Oscar I, Project 949A Antey/Oscar II,”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s://nuke.fas.org/guide/russia/theater/949.htm>.

<sup>49</sup> 張蜀誠，〈中共海軍研究觀點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2 期，2010 年 2 月，頁 69 至 70；謝游麟，〈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之意涵與影響〉，《海軍學術月刊》，第 51 卷第 3 期，2017 年 6 月，頁 35 至 39。

否則勢難撼動美軍潛艦在水下科技領域享有的優勢。

## 肆、以歷史類比研判中共海軍的未來發展

李達哈特 (B. H. Liddell Hart) 在其著作《為何不向歷史學習》( *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 ) 一書指出：「歷史可以指示我們應該避免什麼，即令它並不能教導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它所用的方法即指出人類所易於造成和重犯的某些最普通的錯誤」。<sup>50</sup> 在這個章節中，將以對蘇聯與中共海軍各領域比較推得的相似處做基礎，藉此對中共海軍的未來走向進行預判，這種作法使我們從前人的經驗中學習，可以擴展我們預判未來事件的視野與洞悉。在下文中，我們將由先前推得論點說明中共海軍未來可能採取的戰略作為與行動選項。

### 一、強化海基嚇阻能力

中共雖不似蘇聯般，全心備便與美國進行全面性核戰。然而，隨著中美軍事競爭日熾，中共在積極擴建傳統兵力的同時，亦會加速新一代核子武器的研發與部署。根據美國科學家聯盟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 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共正在新疆與甘肅建造用於飛射東風五型洲際彈道飛彈的發射井，這項工程完成後將使中共火箭軍擁有總數 250 個的彈道飛彈發射井，對提升其核武部隊的打擊力與存活率將發生一定的效力。<sup>51</sup> 然而，這種做法並非最佳選項，中共為了維持核武戰略平衡與第二擊的可信度 (credibility)，最佳做法應是採取將彈道飛彈部署於核子動力潛艦的「海基式嚇阻」(sea-based deterrence)，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皆採取這種做法。即以美國為例，2021 年其擁有 3,800 枚核彈頭，其中 1,920 枚為海基部署型式，佔其彈頭總量的 50.5%。<sup>52</sup> 相對的，中共海基部署核子彈頭數量僅佔其核子彈頭總數的

---

<sup>50</sup> B. H. Liddell Hart 著，鈕先鍾譯，《殷鑑不遠》(台北：國防部編譯局，1973年3月)，頁1至3。

<sup>51</sup> Matt Korda, and Hans Kristensen, "China Is Building A Second Nuclear Missile Silo Field,"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AS)*, July 26, 2021, <https://fas.org/blogs/security/2021/07/china-is-building-a-second-nuclear-missile-silo-field/>.

<sup>52</sup> Hans M. Kristensen, and Matt Korda, "Nuclear Notebook: United States nuclear weapons, 2021,"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uary 12, 2021, <https://thebulletin.org/premium/2021-01/nuclear-notebook-united-states-nuclear-weapons-2021/>.

20.5%。<sup>53</sup> 在可預見未來，為了提升並保有核子嚇阻能力，中共會將為數更多的核子彈頭部署於核子動力飛彈潛艦，而非部署在易被敵方標定具高毀損性的陸基飛彈發射井內。

## 二、加強南海水域經營

在中共鄰接的近海中，渤海到東海的水域為日本與南韓包圍，進出太平洋的各個海峽均在他國嚴密掌控下，美軍的電偵機與反潛機不時地在這些扼制點進行偵察，導致中共艦船平日極易暴露行蹤無法隱密行動，戰時進出管道為敵封鎖無法有效支援戰區作戰。相對其他近海，南海水域較為特殊，其南側進入印度洋的麻六甲海峽雖在美方監控之下，對其海軍部署形成制約，但進出太平洋的巴士海峽則相對安全。由於周邊國家海軍力量薄弱，加上南海水文條件適合潛艦作戰，因此中共海軍在南海建立了三亞與亞龍灣兩個核子潛艦基地，後者尚可提供航艦進駐，<sup>54</sup> 這些建設彰顯了南海水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未來中共海軍極可能將更多的戰略資產部署至南海水域，亦將強化對南海水域的戰場經營與進出通道的持續監控，這種作法如同蘇聯海軍投入大量兵力保護巴倫支海水域。最近一兩年內，中共軍機不斷地侵入我防空識別區的西南空域，這塊空域下方正是中共機艦進入太平洋的必經水域。<sup>55</sup> 未來隨著南海水域戰略重要性的提升，除巴士海峽外，中共海軍亦有可能派遣機艦至麻六甲海峽，或是連接南海與大洋的其他重要水道進行海空偵巡。

## 三、建立潛艦稜堡水域

「稜堡」(bastion) 戰略係冷戰時間蘇聯海軍對抗美國海軍的一種非對稱作戰方式運用。當時蘇聯的彈道飛彈潛艦在水下科技處於劣勢，靜音性能不佳極易為美海軍反潛兵力偵獲。<sup>56</sup> 為了改善這種不利態勢，

---

<sup>53</sup> 研判中國核子彈頭總數約 350 枚，其中海基部署型式核子彈頭數量約 72 枚，參見 Hans M. Kristensen, and Matt Korda, "Chinese nuclear force, 2020,"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0 December, 202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963402.2020.1846432>.

<sup>54</sup> 鍾堅，〈共軍最大的築港工程：亞龍海軍基地〉，《展望與探索》，第 6 卷第 5 期，2008 年 5 月，頁 17 至 22。

<sup>55</sup> 王焯華，〈惡鄰！共機侵我 ADIZ，1 至 7 月計 126 天 369 架次〉，《蘋果新聞網》，2021 年 8 月 2 日，<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210802/YZV2WPX6BVF6TNO56QMW3QUMIU/>。

<sup>56</sup> 胡敏遠，〈蠱測中共潛艦部隊在「近海積極防禦」中的角色與運用〉，《海軍學術月刊》，第 52 卷第 6 期，2018 年 12 月，頁 15。

蘇聯海軍遂將彈道飛彈潛艦部署於鄰近本土水域，並由潛艦、水面艦與陸基飛機對其提供強大的防護。巴倫支海（Barents Sea）與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係蘇聯海軍在冷戰時期最重要的兩個「稜堡」水域。<sup>57</sup>當前中共海軍面臨和蘇聯海軍相同的困境，其必須將海洋地理環境的特性轉化成為保護戰略資產的基石。<sup>58</sup>就中共整體海洋地理環境言，渤海海灣應是首選，南海水域亦具成為「稜堡」水域的充分條件，唯後者距離美國本土較遠，核彈無法對其全境施以打擊，從而降低了對美核打擊的威懾力度。對中共海軍言，北冰洋或許亦是發展「稜堡」戰略的一個選項。在此水域活動的潛艦因為冰帽與浮冰的關係，不易為敵方飛機與水面艦偵知行蹤。<sup>59</sup>尤其重要的，若中共潛艦能於北冰洋浮冰隙縫發射飛彈，其可以打擊的範圍將輕易地涵蓋美國全境，並使美國能夠預警的時間大幅地縮短。即令如此，這項戰略優勢的取得並不容易，除潛艦結構必須能承受浮冰的重量外，人員操作經驗以及選擇何時與何地破冰上浮都是難題。<sup>60</sup>這些技術瓶頸的解決仰賴精確的定位資料與長時期的水文與氣象資料蒐集與分析。

#### 四、建立偵打一體能力

簡單地說，中共與蘇聯採取的海上防禦就是一種「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戰術，這個戰術成功與否的關鍵端視能否在儘可能遠的距離發現敵蹤，並以各類長程武器對敵施以打擊，「偵攻一體」係遂行這項戰術的關鍵要素。冷戰期間，蘇聯的做法係先用電子間諜船、無線電測向與海洋監視衛星等方式搜尋美國海軍在航艦船，其後再以艦載與陸基轟炸機配備的長程巡弋飛彈對敵軍發起打擊。<sup>61</sup>由於當時蘇聯運用的 Tu-22M「逆火式」（Backfire）轟炸機作戰半徑高達 5,000 公里，使其擁有的接戰距離超過美國海軍航艦艦載攻擊

---

<sup>57</sup> Brian Needham, op. cit., pp.4-6.

<sup>58</sup> Ryan Clarke, op. cit., pp.35-36.

<sup>59</sup> 潛艦在冰下的活動，可排除飛機與水面艦對其發起的攻擊，若能巧妙地運用冰緣（ice edge）鄰近水域固有的嘈雜環境，較不易為敵被動式聲納偵知。相反地，北極冰帽下靜謐的水域可為在此巡弋的潛艦提供一個絕佳環境，其可對接近中的潛艦進行長距離被動偵測。參見 Brian Needham, op. cit., p.12.

<sup>60</sup> David Hambling, “How the Navy Punches a Nuclear Sub Through Arctic Ice,” *Popular Mechanics*, April 5, 2018,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military/navy-ships/a19681544/how-a-submarine-surfaces-through-ice/>.

<sup>61</sup> Ryan Clarke, op. cit., pp.33-34.

機至少四倍之多。<sup>62</sup> 當前，中共海軍建立偵打一體能量時，擁有較蘇聯更為有利的態勢。衛星性能與精度的提升，使得中共海軍擁有較蘇聯海軍為佳的戰場管理與環境覺知（*situation awareness*）能力。此外，中共在反艦彈道飛彈研發上獲得了相當地進展，這不僅彌補了其轟炸機戰力不足問題，亦使其對海打擊能力獲得進一步提升。<sup>63</sup> 經常被忽視的，中共尚可運用無人機配合其海監與海上民兵蒐集情資，從而獲得監控水域及時與精確的情資，俾能有效支持其「反進入／區域排拒」戰術執行。

## 伍、結語

1950 年代，中共在蘇聯的協助下建立了人民解放軍海軍，由於其初期的各項建設均在蘇聯海軍顧問指導下進行，故其在戰略制定、準則發展與人員訓練上均承接諸多蘇聯海軍的遺緒（*heritage*）。1960 年代，蘇聯與中共關係決裂，蘇聯撤回了在中共的所有專家，中共海軍開始了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然而時至今日，蘇聯海軍對中共海軍的影響依舊處處可見。蘇聯與中共皆缺乏發展海權必要的海洋地理環境，這兩個國家都是典型陸權國家，何以都選擇了建立一支遠洋海軍？對蘇聯言，挑戰美國海洋霸權與維持其在第三世界的威望是主要的原因。對中共言，保障能源安全與維護對外貿易航線暢通才是首要考量，中共當前未有國際承諾或全球海軍展示的迫切需求。值得一提的，兩者發展遠洋海軍絕非海軍首長高西可夫或劉華清個人能獨立擘劃完成的，<sup>64</sup> 共產黨當局與領導人的支持具有關鍵重要性，國際衝突缺乏海軍兵力回應的挫敗係蘇聯與中國發展遠洋海軍的重要推力。對蘇聯與中共而言，更深層的動機來自戰略需求，兩國在不同時期先後與美國進行全面性的對抗，由於美國傳統上是一個海洋強權，蘇聯與中共自然需要建立一支與其相埒的海上兵力以為因應，這導致了兩個陸權強國不約而同地去建立一支遠洋海

<sup>62</sup> Ehrhard and Work, *Range, Persistence, Stealth, and Networking: The Case for a Carrier-Based Unmanned Combat Air System*, pp.74-75, 引自童光復譯，《海上交鋒：中共、美國與太平洋的未來》（台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民國 106 年 2 月），頁 100。

<sup>63</sup> 同前註，頁 144 至 145。

<sup>64</sup> 蘇聯與中國均屬集體領導制，重大政軍議題必須得到共產黨領導與相關委員會的同意方能拍板定案。1956 年，當高西柯夫出任蘇聯海軍總司令時，他接獲了赫魯雪夫（Khrushchev）的命令，要求其裁減高達九成的水面艦艇。同樣地，中國軍方在「上級領導」與「集體領導」的決策架構下，海軍戰略實際上應是海軍與中央軍委兩個層級派系間交錯互動下的妥協產物。相關論點參閱 Robert Herrick, *Soviet Naval Strategy: Fifty Year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napolis, Maryland: 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68), pp.67-71；張蜀誠，前引文，頁 69 至 70。

軍。

雖然，中蘇兩國在發展遠洋海軍的推力上存有若干的差異，但在海軍戰略與兵力發展上兩者幾乎循著相同軌跡前進，或許最大的不同係蘇聯海軍並未投入太多資源籌建航空母艦作戰兵力。當前，中共海軍持續地派遣軍艦至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亦經常性地與他國海軍在遠離中共的水域進行操演。即令如此，中共海軍的航跡仍相當地有限，其未進行如蘇聯海軍般的全球性海軍展示，或是執行橫跨多個海區的不同步軍事演練。未來隨著中美兩國政治對立加劇，兩國在軍事上出現全面性對抗的可能大增。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近期加速地進行海軍現代化的建設，各型新式機艦不斷地加入海軍戰鬥序列，新造艦船的速率與在役軍艦的數量均已達成歷史高峰。在可預見未來，中共海軍會滿足於區域型海軍角色或追求成為全球性海軍，後續發展將成為全球戰略社群關注的焦點。即令中美雙方在政治上能夠和平共治<sup>65</sup>，當中共海軍蛻變成為一支能在東亞或全球水域產生明確影響力的海上武力，同時美國感到其既有海洋優勢正在日漸消退時，雙方仍有可能在全球水域出現尖銳的海上衝突，這種發展勢將對區域安全與全球政治形成深遠的影響。

---

<sup>65</sup> 2021年7月，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出席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的會議時指出：中美兩國可能和平共存，但面臨的挑戰十分嚴峻。參見 David Brunnstorm, and Humeyra Pamuk, “China, U.S. can coexist in peace but challenge is enormous – White House,” *Reuters*, July 6,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us-can-coexist-peace-challenge-enormous-white-house-2021-07-06/>.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專書

李永悌譯，《亞洲怒海戰略》，〈台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15年〉。

童光復譯，《海上交鋒：中共、美國與太平洋的未來》，〈台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2017年〉。

B. H. Liddell Hart 著，鈕先鍾譯，《殷鑑不遠》，〈台北：國防部編譯局，1973年〉。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 二、中文期刊

王俊評，〈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1卷第1期，2010年1月，頁149、頁150-154。

李昕，〈1949年以來中國石油進出口地位演變〉，《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第16卷第1期，2014年1月，頁1-6。

杉浦康之，〈習近平時期之解放軍改革及其海軍之區域與世界擴張〉，《歐亞研究》，第七期，2019年4月，頁53。

胡敏遠，〈蠱測中共潛艦部隊在「近海積極防禦」中的角色與運用〉，《海軍學術月刊》，第52卷第6期，2018年12月，頁15。

陳永康、翟文中，〈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40卷第9期，1997年9月，頁13-20。

張蜀誠，〈中共海軍研究觀點探討〉，《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2期，2010年2月，頁69-70。

鍾堅，〈共軍最大的築港工程：亞龍海軍基地〉，《展望與探索》，第6卷第5期，2008年5月，頁17-22。

謝游麟，〈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之意涵與影響〉，《海軍學術月刊》，第51卷第3期，2017年6月，頁35-39。

顧立民，〈中國海洋地緣戰略與石油安全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3期，2009年7月，頁81-83。

### 三、英文專書

- Clarke, Ryan,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The Myth of the PLAN's Frontline Statu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0).
- Cole, Bernard D.,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sup>nd</sup> edition,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 Flanagan, Stephen J. and Marti, Michael E.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Gompert, David C., *Sea Power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3).
- He, Kai, *Decision Making During Crises: Prospect Theory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Crisis Behavior after the Cold War*, (EAI Fellows Program Working Paper No.33. Seoul, ROK: The East Asia Institute, 2012).
- Herrick, Robert, *Soviet Naval Strategy: Fifty Year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napolis, Maryland: 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68).
- Jukes, Geoffrey,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Strategic Thinking Since 1945*, (Canberra Papers on Strategy and Defence, No.14. Port Melbourne, Australia: RIAL PRINT PYT LDT, 1972).
- Mahan, Alfred Thayer, *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8).
- Needham, Brian,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to Soviet Maritime Power*, (Rhode Island: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1989).
- Yung, Christopher and Rustici, Ross, with Kardon, Isaac and Wiseman, Joshua, *China's Out of Area Naval Operations: Case Studies, Trajectories, Obstacle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四、學位論文

Beaird, Levi W., 2019. *Soviet Naval Strategy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Naval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U.S. Naval Strategy*. Monterey, California: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 五、英文期刊

Buszynski, Leszek, “Chinese Naval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Security Challenges*, Vol.8, No.2, 2012, p.22.

Cole, Bernard D., US Navy (Retired), “Drawing Lines at Sea,”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2011/11, pp.48-51.

Daniel, Donald C., “Trends and Patterns in Major Soviet Naval Exercis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30, No.4, 1978, pp.34-41.

Erickson, Andrew S., Denmark, Abraham M., and Collins, Gabriel, “Beijing’s ‘Starter Carrier’ and Future Steps: Alternatives and Implication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5, No.1, 2012, pp.15-54.

Frank, Willard C., Jr., “Stalin’s Ocean-Going Fleet: Soviet Naval Strategy and Shipbuilding Programmes, 1935-1953,” Book Review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6, No.3, 2003, pp.169-171.

Green, William C., “The Historic Russian Drive for a Warm Water Port: Anatomy of a Geopolitical Myth,”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46, No.2, 1993, pp.80-102.

Hudson, George E., “Soviet Naval Doctrine Under Lenin and Stalin,” *Soviet Studies*, Vol.XXVIII, No.I, 1976, pp.58, and 64.

Lam, Willy, “China Flaunts Growing Naval Capabilities,” *China Brief*, Vol, IX, Issue 1, January 2009, p.3.

Leung, Guy C. K., Li, Raymond, and Low, Melissa Low, “Transitions in China’s Oil Economy, 1990-201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52, No.4, 2011, p.483.

Porch, Douglas,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6: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52, No.3,

1999, pp.32-36.

## 六、網路資料

〈2020年中國對外貿易全景分析報告〉，《北京前瞻產業研究院》，2021年，[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102261465749115\\_1.pdf?1614362668000.pdf](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102261465749115_1.pdf?1614362668000.pdf)。

〈中俄地中海軍演 11 日啟動兩國均派出主力艦艇〉，《新華網》，2015 年 5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11/c\\_127784630.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11/c_127784630.htm)。

〈中國軍艦首次在波羅的海演習〉，《BBC NEWS | 中文》，2017 年 7 月 22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0690351>。

〈白令海出現 5 艘中國軍艦白宮稱無威脅〉，《BBC NEWS | 中文》，2015 年 9 月 2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2\\_us\\_china\\_navy](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2_us_china_navy)。

中華民國財政部，〈世界各主要國家貿易值排名〉，《中華民國財政部》，<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278?cntId=57465>。

王焯華，〈惡鄰！共機侵我 ADIZ，1 至 7 月計 126 天 369 架次〉，《蘋果新聞網》，2021 年 8 月 2 日，<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210802/YZV2WPX6BVF6TNO56QMW3QUMIU/>。

杉石石，〈美國當年武力威脅，逼停我「銀河號」貨輪，搜查未果拒道歉拒賠償〉，《古詩詞庫》，2021 年 5 月 1 日，<https://www.gushiciku.cn/dl/0giEc/zh-tw>。

時青昊，〈中國為什麼要建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中國新聞網》，2020 年 10 月 12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10-12/9310486.shtml>。

郭媛丹，〈袁譽柏任南部戰區司令，打破陸軍大一統〉，《環球網》，2017 年 1 月 22 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ZWT9>。

楊永明，〈中國「珍珠鏈戰略計畫」：租供港口是為了包圍印度？〉，《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18 年 8 月 12 日，<https://www.thenewslens>.

com/article/101529。

葉楨，〈以史為鑑，冷戰時期的大國經濟博弈〉，《新浪財經》，2018年10月19日，<https://finance.sina.cn/china/cjpl/2018-10-9/detailifxe-uwws5864890.d.html>。

“Geopolitics,”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politics>.

“GIUK gap,”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UK\\_gap](https://en.wikipedia.org/wiki/GIUK_gap).

“Kirov-class battlecruiser,”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rov-class\\_battlecruis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rov-class_battlecruiser).

“Mediterranean *Eskadra*,”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s://nuke.fas.org/guide/russia/agency/mf-med.htm>.

“Project 949 Granit/Oscar I, Project 949A Antey/Oscar II,”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s://nuke.fas.org/guide/russia/theater/949.htm>.

“Russia: Power Play on the Oceans,” *Time*, Feb 23, 1968, <http://content.time.com/time/subscriber/article/0,33009,837933,00.html>.

“Typhoon-class submarine,”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yphoon-class\\_submarine](https://en.wikipedia.org/wiki/Typhoon-class_submarin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rospects for Soviet Naval Access to Mediterranean Shore Facilities,” NIO IIM 76-035, August 2, 1976, p.3,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681968.pdf](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DOC_0000681968.pdf).

David Brunnstorm, and Humeyra Pamuk, “China, U.S. can coexist in peace but challenge is enormous – White House,” *Reuters*, July 6,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us-can-coexist-peace-challenge-enormous-white-house-2021-07-06/>.

David Hambling, “How the Navy Punches a Nuclear Sub Through Arctic Ice,” *Popular Mechanics*, April 5, 2018,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military/navy-ships/a19681544/how-a-submarine-surfaces-through-ice/>.

Hans M. Kristensen, and Matt Korda, “Chinese nuclear force, 2020,” *Bulle-*

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December 10, 202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963402.2020.1846432>.

Hans M. Kristensen, and Matt Korda, "Nuclear Notebook: United States nuclear weapons, 2021,"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uary 12, 2021, <https://thebulletin.org/premium/2021-01/nuclear-notebook-united-states-nuclear-weapons-2021/>.

<https://fas.org/blogs/security/2021/07/china-is-building-a-second-nuclear-missile-silo-field/>.

Matt Korda, and Hans Kristensen, "China Is Building A Second Nuclear Missile Silo Field,"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July 26, 2021,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hina's crude oil imports surpassed 10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2019," March 23, 2020,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43216>.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ina and the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ember Informa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countries\\_e/china\\_e.htm](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countries_e/china_e.htm).